

兼濟堂文集



978946

兼濟堂文集目錄

卷之二十

伏羲

神農

黃帝

堯

舜

禹

皋陶

湯

伊尹

萊朱

文王

太公望

散宜生

周公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周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張橫渠

朱晦庵

許魯齋

薛文清



兼濟堂文集卷之二十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一勳同較

嘉字

荔彤

聖學知統錄

聖人無知統錄並知統翼錄由先君子業著有成書

河間聖問世矣是編乃叅酌諸說而斷以已意者也

主戒惠前此或考諸經或徵諸史或採諸先儒列傳

立莫由已臚入專刻中茲不概載 男勳謹識

伏義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一

按道本於天人能弘之伏羲以前非無聖人文字未立莫由紀也河圖出八卦興因而重之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冒天下之道所謂生而知之者乎圖雖出河匪聖人不知其為圖也六十四卦不立文周孔三聖人無由而繫辭也天道何由彰乎故通神明之德者明於太極之體類萬物之情者妙乎格物之用伏羲之學其天學乎古之史臣有見於此故曰太昊頌其德有日月之明也後世不言天者不足以知學不言易者不足以知學帝誠萬世道統不祧之祖也彼

隋之王勣好爲老莊之學作負芝者說謂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而費畫也此其言妄誕近於侮聖天生神聖代天著作以教天下萬世也文字不啓鴻濛不關人與禽獸相去幾何亂道之言甚於楊墨東越周汝登作聖學宗傳首載之其亦獲罪於孔門矣

文長神農論

神農論

按神農可謂仁聖之至矣天地生養萬物人性爲貴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未知耕稼則天札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二

疵厲之害興炎帝於草木之中辨別五穀之種以興農事又爲耒耜之法教民藝植然後有無相通遠近交易則五倫之教可興而禮讓之風自作五穀者天生之實帝賜之也若夫嘗藥草作方書以療民疾以立醫道又耕稼之餘事耳昔子貢問於夫子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若神農者博施於萬世之民而濟萬世之衆仁之至聖之至後世言學者必曰體仁觀神農之道濟生民其心一天之心與或曰帝以始

萬物莫盛乎艮遂以艮爲首作連山之易然夫子罕言之要以帝之厚德豐功雖不作連山之易與庖羲氏畫卦開天同爲天學之無不覆育耳帝尚賤錄此

歸軒黃帝論宮室論十二卦之本育蠶命絲與共示

按伏羲神農去洪荒未遠其風朴畧至黃帝則已文明蓋天道變於止人事變於下聖人因而通之非有所強而爲之也窮而不變則不能通不通則不能久豈能宐民而合天聖人之神而化之聖人之神道設教也其時神農之後德衰諸侯互相侵伐軒轅修德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三

治兵擒蚩尤於涿鹿諸侯咸推軒轅爲天子是亦征誅之漸矣然風氣日開嗜欲漸侈強凌弱大併小勢所必至其勢不得不至於用兵非聖人之得已也觀外史所記舉六相立史官制文字制陣法作器用作貨幣制作大備而制曆以斗柄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制律以黃鍾宮聲爲十二律之本育蠶治絲以共衣服而民無皴瘃畫野分州創立井田而俗尚親睦此屈軼生於庭鳳凰巢於閣麒麟遊於囿夫子稱其垂衣裳而天下治誠見自開闢之後至此風氣大變帝

能順天道以化民與伏羲神農同其功也既曰垂衣
裳而治乃史謂其遷徙無常以師兵爲營衛恐亦後
世好言兵者附會之說耳而或者謂黃帝問道於空
同之山以求長生之術又曰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
鼎成騎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又如陰符
載天發殺機地發殺機人發殺機天有五賊見之者
昌及古詩日中必擘捺刀必割等語皆附託於黃帝
然而夫子未嘗言之夫莊子所載廣成子言至道之
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勞汝形無搖汝
精乃可長生夫可以養一身而不可以養天下聖人
不爲也陰謀詭計暗蓄殺機知道者所戒而况於聖
人乎善乎司馬遷之言曰學者多言五帝尚矣然尚
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
生難言之百家之言雜而難信若遷者亦可謂卓然
有見矣余故因聖人繫易之辭而備述之辨其譌以
戒天下後世勿惑於方士之說入於陰刻之計妄引
古之聖帝而遺以不純不美之疵也

按黃帝之後有少昊顓頊帝嚳皆有德之君然易皆未敘帝摯以荒淫無度見廢尚書託始於堯夫予尊之以則天謂堯之爲君純以天道治天下者也然其勲猷之放大本於欽明欽則必明所謂敬以明德開萬世以心學之統宗也若乃文經緯而思深遠由於道之自然信恭能讓動容周旋中禮由是達於天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卽明之傍燭無疆者也孟子謂堯舜性之從此看出然首節史臣贊堯性之之德其量遠被而未詳其序次節乃言之明俊德以親九族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九族旣睦則九族皆明其德矣乎章百姓百姓昭明則百姓皆明其德矣協和萬邦則萬邦皆明其德矣大學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正是此意而堯之則天成功文章亦非外此而別有設施也首揭中字以授之舜乃欽明之本體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傳心之大法卽治天下之大法允執二字正兢業之意也易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中則未有不正者矣疇咨若時登庸順時爲治乃爲執中廣運如天聖神文武不過一中之蕃變耳由是奄有四海爲天

下君過化存神篤恭而治矣蓋天命人君以俊大之德包括四表上下渾涵九族百姓萬邦若不能敬而明之則中體日漓無以擴克其分量而合乎天德堯能自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故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蕩蕩難名豈後世勉強者所能及其後子思子註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乃性之體非與性有二和乃性之發非與中有二也允執其中未發爲中發卽爲和矣仲尼祖述堯舜嫡親血脉在此後世人主一念之差流於偏

陂或以聲色田獵或以宮室土木或以窮兵黷武或以繁刑厚斂或以復諫自矜或以怠惰不振以至民生日蹙天命漸去究其初則起於一念之不中聖人慤慤告誡其慎如此所以示人以聖狂之分途凡爲學者自天子以至庶人斷不能外此欽之一字而別有所謂執中之要道也蔡氏之言旨矣
說者曰唐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泰伯伯

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觀司馬遷之言疑之也。夫堯咨問若時登庸之人。放齊首言丹朱。啓明蓋亦自古。以天下傳子之。故事非盡諛也。堯以至公至明。深知其子嚚訟。不以一人病天下。然後咨于四岳。師錫有鰥。歷試諸艱。受終文祖。二十八載。乃受謳歌。訟獄之歸。其禪授天下。若此之不易也。許由何人。而遽讓以天下。讓天下何事。而許由恥之。逃隱皇甫謐高士傳。又云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七

曰披衣此四人者。古不知其曾有與否。耶。卽如所云。不過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巢鷦鷯之一枝。飲偃鼠之滿腹。以天下爲糠粃。高崕深谷。不求名譽者耳。其道偏僻。如長沮桀溺之流。世固不乏。而豈足以爲堯舜之師哉。又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夫聖人以天爲師。奉若天命。不利天下。而爲之。亦豈委託尋常。視天下若此之易也。蓋卽老莊之徒。希心溟漠。遺棄世務。矯飾僞託之說。何足信哉。何足信哉。李太白恢譎之士。不諳於典。至謂堯幽囚舜。

野死欲開天下後世疑誣之端此又與於無知而謬
妄之甚者也

按舜與堯皆所謂生知之聖也當時有鯀在下不聞
有學問授受之傳而惟以太孝著聞瞽子父頑母嚚
象傲蒸蒸自治不至於姦至於帝廷之上業已聞之
則其盛德匪朝伊夕矣釐降二女嬪于媯汭以治家
觀治國也然徽五典而司徒之職盡揆庶政而冢宰
之職盡賓四門而四岳之職盡納于大麓烈風雷雨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八
弗迷天地鬼神皆有以相之詢事考言言宐可績乃
受終於文祖蓋授天下若斯之不易也舜既攝位首
璿璣玉衡以治天次朝覲巡狩以治人次封山濬川
以治地然後去四凶咨岳牧命九官寅亮天工舜固
已無餘事矣此夫子所以稱其無爲而治也傳心之
典雖得之於帝堯允執厥中之一語而十六字之發
揮曰人心道心曰惟危惟微曰惟精惟一稟凜乎天
人之分兢兢乎聖狂之慮其丁寧告誠不獨命禹知
之且欲命在廷之臣共知之凡天下有血氣心知者

亦共聞共知之蓋萬世之治統於此開而萬世之道
統亦於此開蔡氏所謂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
嘗不以其治之之法並傳之而聖門之學所謂終日
乾乾自強不息克己復禮戒慎恐懼者其端皆由於
此也智固天授孝亦庸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無不
出於自然而無一毫勉強之意若乃好生之德洽于
民心爲後世祥刑欽恤之模範則中德之尤著者也
夫堯之在位雍雍渾渾爾自舜受終以後賞罰黜陟
水火教養赫然震動與天下有更始之象而聖人謂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九

之無爲者任人圖治德盛而不顯其有爲之跡也豈
非性之者與子輿氏居深山之中飯糗茹草二章言
聖人性體之妙最善形容而舜之濬哲文明光華協
帝者可爲夔絕千古已然子輿氏又言人皆可以爲
堯舜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
顏子之學大舜則恃有精一之功在吾其識者由

言不禹其

文

而聖門之學

也

按帝王之道本於一敬絕無一毫驕侈怠忽之心觀
禹之所以祇承於帝者不過克艱一語而遂可致庶

政之咸乂致黎民之於變則知爲君之難者一言興
邦誠千古不易之龜鑑矣而迪吉逆凶是又與人心
道心精一之傳相發明者也順道則吉精一而執厥
中也從逆則凶不精一而失厥中也天道可畏吉凶
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如此后可不克艱
厥后臣可不克艱厥臣哉克艱卽執中也克艱則不
放逸不放逸則不昏昧不昏昧則善端發現中體呈
露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而何帝治王猷之有間哉子
曰禹吾無間然矣言其敬慎之心無有懈怠乘之而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十

可窺其罅漏也夫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似乎人臣之
小節然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胼手胝足以憂
勞天下之民其德懋矣其績大矣天之曆數欲不歸
之得乎舜之以天下授禹猶堯之以天下授舜也天
與之矣聖人何心乎後之人觀河洛而思禹功曰明
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他如下車泣罪好生之仁也
不矜不伐無我之至也懸鐘振鐸求言之切也視龍
輓艇知命之微也昔酒必戒絕欲之萌也禹之一生
以克艱始以克艱終親承帝命之委託痛念厥考之

前愆不敢一息自安以惕厲於幽明上下之際而所以存其心以揆厥中者蓋亦至矣至戰國乃有德衰之論若非子輿氏之辯則聖人大公至正之心幾不明於天下後世也噫

子曰臯陶

天降天討天命天情天顯天則天畏

按堯舜之學固以執中爲萬事萬物之大本而中之所以得全於天者猶未及詳言之以詔天下後世也至於臯陶陳謨天人合一融會貫通之理乃燦然可觀焉其曰慎厥身脩思永脩身也惇叙九族親親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十一

庶明勵翼尊賢敬大臣體羣臣也邇可遠在茲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也蓋中庸九經之序固祖於此其下又舉知人安民二者而言之以其尤爲仁智功用之夫而察之以九德齊之以五典五禮正其名曰天工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天聰明天明畏赫赫乎若上帝之臨於厥躬焉其後聖君賢相所以正位凝命欽若昊天者莫不奉其言爲準繩而孔孟所謂天命之謂性君子戒慎恐懼慎獨致中和以極于位天地育萬物盡心知性以知天者其學皆根本於此

象山謂唐虞之際道在臯陶者蓋堯舜執中之道臯陶特有以指示其大原而豈執中之外別有所謂道哉蔡氏之言曰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卽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味斯言也其亦有見於臯陶之學矣而臯陶之敬與堯之欽舜之慎所謂異名而同實者也或者曰舜禹稷契皆以大德值中天之運或及其身而爲帝或及其子孫而爲王臯陶之後弗獲祀天其以爲士司刑之故與然明刑弼教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則大舜好生之德卽臯陶之德也而豈以士師之司有損盛德哉夫聖人之生凡以代天明道耳必期其子孫之王是計功謀利之私非天叙天秩之意也後之君子存而不論可矣

按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直言不諱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觀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其講求於建中之學者固有素矣而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直開萬世性

學之原夫以稟受之氣言之或有清濁之不同而降中之理所謂仁義禮智與心俱生者無所偏倚厥有其常原無不同是在有君師之責者克綏厥猷以率之而已湯之無從匪彝無卽悖淫是則不縱生民之欲體察本性之善經綸大經而中道立矣蓋真知夫天命之本然而無一時刻之不惺惺常自在之也詩人所謂聖敬日躋者豈非湯之所以爲湯由於日新不懈優入聖域昭格於天久而不息與然湯當夏桀之衰世獨能上追堯舜首揭繼善之宗以任綏猷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十三

之責而開後世盤庚武丁諸賢君之統緒則其純一不雜之德克配上帝昭昭乎揭星日而行其初豈有富天下之心而後世奸雄可妄借之以爲口實也孔父之後復有仲尼湯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湯之學其可謂純學也已矣

伊尹

按諸子論伊尹之聖詳矣惟孟子知之甚深蓋其樂堯舜之道析危微之旨得執中之用故伐夏之舉桐宮之放皆權之於道義而以不得已之心行之其奉

天救民忠君愛國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欲之僞託焉
不然欲上之不思而下之不疑也難矣至於先知後
覺尤直開心學之傳而啓天下後世作聖之路蓋心
之發露莫先於知而生民之知莫不能覺一朝提喚
如寐者之忽醒不復在昏迷之中究竟聖人何嘗益
之毫末哉亦令之覺其所固有者而已此精一之真
傳也曰敬曰仁曰誠告誠慤慤讀伊訓太甲五篇而
蔡氏所謂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者固可深思其
一德之實矣乃說者曰伊尹母旣孕夢日出水而東

走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遂謂伊尹生
於空桑誕謬之甚誠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

萊朱

按孟子言伊萊朱則見而知之書載仲虺之誥而
無萊朱之言朱子謂萊朱卽仲虺者必有據也其言
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而其稱成湯之德曰不
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改過不吝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殖有禮覆昏暴諄諄乎以欲爲戒以禮爲繩
蓋深察乎天下民生之所以多故者多欲之主立於

上惟拂民以從已之欲聲色貨利逸蕩罔檢于是九
域不足以供其求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此
夏民所以有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之痛也能如湯
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豈不欽崇天道而永保天命
哉是其說與湯誥伊訓相表裏非知道者不能作也
孟子以爲見而知之不亦宜乎

文王

按文王生有聖瑞身長十尺胸有四乳爲世子時朝
於季歷孝敬甚篤及九侯鄂侯遭紂醢殺不無歎息
秉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五

遂遭崇侯之譖幽囚羑里於是取庖羲氏八卦重爲
六十四卦次序而演之作卦下之辭垂世立教而筮
吉凶其於神明之德萬物之情通而類之其道甚大
百物不廢蓋自伏羲以後太極陰陽之秘堯舜禹湯
諸聖人所未及闡發者至此而極深研幾自非生知
之聖焉能與此程子所以謂文王之德似堯舜而中
庸贊其與天同其不已之純也文王之學全是法天
乾元亨利貞天之性情體用一語道盡萬世學問之
祖也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堯舜猶落於形氣者而

體察夫天理之與乾元亨利貞文王直就乾健運行者而指示天德之全所謂賢希聖希天用九天則誠者天之道耳自強不息渾然天理無私可克乾之學聖人也非禮弗履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大壯之學賢人也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不言他聖而獨言文王者蓋文王之易天學也夫子學文王之天學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我亦曰文王性之也若夫史冊所載多後世權謀僞託矯誣聖人如謂西伯陰行善又謂斷虞芮之訟爲西

伯受命之年又以戡黎爲文王之事又謂九州之人六州來同夫文王之發政施仁自鰥寡孤獨以至澤及枯骨皆顯然與天下共見共聞而何陰行之有虞芮質成自是西伯禮讓之俗豈以是爲受命之徵戡黎武王事也豈以文王之時而稱兵以伐紂畿內之諸侯卽化行江漢亦風聲所被未嘗受其贄臣其人也胡雙湖曰夫子所謂三分天下有二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耳豈謂三分有二之版圖盡歸於周哉斯言也得之矣故論文王者觀其心

學與臣節可謂純一不雜之至而究不外於一敬周
公曰文王我師也師文王者當先師其敬止則演易
之學得所宗矣然則文王姜妻武王生於周
按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臣爲之定其謀猷立
其規模而後從事是以禹征三苗尹伐有夏漢有三
傑唐用房杜李靖等雖王霸不同其勲伐一也觀史
記所載則伐紂之事太公之謀爲多而泰誓牧誓總
衆庶與舟楫嚴步伐止齊之法率虎貔熊羆之士太
公之於行軍戰陣固仁義而兼紀律者也其爲周室
元功顧不偉哉然以文王之聖卽奉尚父爲師而武
王從之受冊書之道敬勝義勝直接危微之傳此其
於先王之道講求之必非一日也乃世因太公之知
兵而一切陰謀詭計皆附會於太公又謂太公爲朝
歌之逐夫譙周曰呂望常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
夫太公歸周未幾而以女邑姜妻武王生成王誦則
其室家素著刑于之化可知而豈有惡妻逐夫之事
哉六韜所載多戰國權詐之言非盡太公本指也孟

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西伯以養老致太公太公以
大老歸西伯文王之服事殷武王之伐紂太公皆左
右其間蓋識時順命之聖人也而豈陰謀詭計一切
功利之徒所可及哉是不可以不辯

散宐生

按散宐生其他事蹟不可得見獨史記載與太公賂
紂一段其竭忠救主求賢輔治固已見人臣之大義
子輿氏列諸見而知之其時去周初未遠必其言行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六
之詳尚有存於籍者而今不可考矣或乃謂闕天散
宐生必不賂紂夫君必不可以不救紂必不可以正
言散宐生之賂紂合乎義者也是之謂知權知權則
知道矣

周公

按自古帝王經國致治之法至成周而大備然武王
未受命未及有所布置制禮作樂大率皆周公之爲
也觀多士多方無逸周官立政諸誥惻怛深厚規模
弘遠而鳴鴉東山大雅文王瓜瓞生民諸什比物連

類曲體人情闡明至德于載而下令人讀之者猶感
動興起不能已已而况親炙之者歟周禮一書劉歆
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斯紫陽謂其廣大精
密不可謂無與於心性若乃六十四卦之大象三百
八十四爻之繫辭擬形容而象物宜觀會通以行典
禮得義文洗心退藏之傳此孔子所以歎其爲才之
美而一生汲汲皇皇欲行其道遵其禮見於夢寐不
忘也攝政之事世儒或疑之謂周公位冢宰之位而
已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然禮有踐阼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十九

文則負扆而朝自是循諒闇聽於冢宰之禮而三叔
遂借之以爲口實公孫碩膚破斧缺斨亦何損於聖
人之德哉司馬遷解我之弗辟及居東先後與尚書
諸儒所註微有不同要之鄭康成之說折衷爲得其
中也康成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
政三監及淮徐叛周公乃東伐之余反覆詳考知易
書禮詩周公之作爲多其學一文王法天之學而仁
智忠敬誠篤臣道於此而極治法心學亦於此而極
孟子曰悅周公仲尼之道周公仲尼一道也知言哉

孔子

按孔子至聖也後人贊述極多不暇槩述止就聖門諸賢而論則宰我所言者事功子貢所言者禮樂有若所言者天縱而夫子之所以爲夫子者固未常發其蘊也曾子言江漢秋陽其性體之潔白乎子思言祖述憲章其家學之淵源乎孟子言金聲玉振其中和之體備乎此三大賢者得道之真傳其學不同而其言與宰我三子亦自有異孟子謂宰我三子智足以知聖人殆未若曾子子思孟子知聖人之深也司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

馬遷言自天子王侯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亦可謂得其大端而夫子之所以爲夫子亦未常發其蘊也夫子之自序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主忠信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也已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

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嗚呼夫子自道如此雖其生而知之而終身好學不知老之將至後之人由夫子之言與曾子子思孟子論贊之言進而求之則所謂無行不與者卓然有在而又何疑於天之不可階而升乎余竊窺測夫子一生言學惟在於仁一生自信惟在于天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三

明德至善精一之中也忘食忘憂乾健之理也作春秋以扶周室之衰闢十翼以抉羲文之秘刪詩書以明帝王之道述孝經以廣至德之風正禮樂以垂萬世之範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聖至夫子而性其渾然天地乎乃其自信則不曰性不曰道而曰文若謙言之者不知道之顯者謂之文聖人之文聖人之道聖人之性也且自伏羲氏以來道統之傳固不止文王而獨以文王既没文不在茲自信則以文王純亦不已通神明顙萬物直得伏羲之心傳而夫子學深

於易固心文王之心者也由是言之夫子近師文王
中師堯舜遠師伏羲彰明較著彼識大識小之論不
過在名物度數之間而謂仲尼師老聃者尤謬妄無
據之論也史記載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老子告之
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
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
者毋以有己而不載夫子猶龍之言則必其徒附會
之說而豈孔子之師乎學者不信四書之言乃好引
龐雜之書伸彼詘此多見其不知量也顏曾思孟得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三

夫子之傳乃顏子以早天弗克著書而曾子作大學
傳之子思子思作中庸傳之孟子或受業及門或私
淑諸人豈不可謂見而知之者歟

顏子

按顏子之於聖人見而知之者也其天姿淳淑殆近
於生知而其於道也認之最真而守之最固子曰回
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
則拳拳弗膺而弗失之矣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問仁子曰克己復

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由此觀之子淵之所以
爲學者固直得吾夫子仁德之體而其所以治國者
固已有斟酌四代之用此所以稱其好學而曰不遷
怒不貳過而用行含藏獨許其與爾有是也嗚呼夫
子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顏子誠之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使天假之年則見其進而不見其
止必至優入聖域而思勉之俱化渾然至誠如夫子

之從心不踰矩不幸天殤以死然卽論語所記考之
其氣象之深邃心性之含弘固示人以希聖之端倪
而非餘子之所可及矣乃橫渠張子謂顏子未到聖
人猶是心麓而潛室陳氏謂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
麓其殆不知顏子者耶王氏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
亡夫曾子子思皆聖學也顏子較敏耳禮也仁也誰
爲二之誰爲遷之則謂顏子聖人之學其心至今在
可耳學顏子者學其擇善服膺則心不違仁可庶幾

按曾子之學始終惟一忠恕易乾之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九三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夫乾之學聖人也而惟一念忠信至之終之忠恕之爲道一以貫之無疑矣觀其事親之孝守身之敬容貌辭氣之間交友傳習之際惇篤不懈至於易簣而沒惟求合乎理之正而死生不足以易其心孝經之授大學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三

作夫子以一貫之道相授受蓋知其真積力久直接乎格物止至善之傳非偶然也或者曰顏子之學與曾子異夫就其入道之始言之則顏子之聰明直達仁體似覺過於曾子至於好學力行誠敬合一則曾子與顏子初無異也故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子輿氏謂之守約者自反而縮惟此天理之所在敬以持之而不已初非有煩難之事也後之求道者求之於艱深求之於寂滅卽求之於心而作輟間斷不能恒久而不息何以體仁而備內聖

外王之學哉夫曾子弘毅而仁以爲己任顏子克復而天下歸仁未有克復而不弘毅者也求仁者其思之

子思

按子思之學盡之於中庸而中庸之學卽五經之精蘊孝經論語大學之合撰也中庸之義先儒論之詳矣然中之一字雖自堯舜以來相傳而晰其義者或有未盡愚謂不偏之謂中渾然之中衆理無所不備所以謂天下之大本不易之謂庸常行之理一刻亦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五

不能離所以謂天下之達道蓋天人合一凡聖同源於是書見賢可學聖聖可學天亦於是書見焉程子曰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皆實學也學者沉潛以思身體而力行之誠明合一性道教於是得所宗矣至於孔叢子所載中庸四十九篇者與今之三十三章不合其亦有所遺缺耶

孟子

按子聖相傳之學至孟子之書而有所會萃焉蓋循
蜚禪通以前固不可得而考矣自伏羲以開天之聖
仰觀俯察遠取近取直剖混沌之秘而性學已露其
端矣然而不言者易所謂默而成之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也逮伊耆氏爲君初不知其何所師授而以允
執厥中一語傳之於舜舜復以十六字傳之於禹則
心之精妙著矣而性之一字猶未顯也至湯而大闡
厥宗乃明告於天下曰惟皇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性
之說昭然著矣然湯文闡之而不足桀紂亂之而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三六

餘伊尹作伊訓箕子衍九疇呂望奉丹書周公作大
誥諸聖人竭其心思不憚文辭之紛紛者無非爲此
天命秉彝之理也春秋之時王迹旣湮道德壞裂天
乃誕生素王爲萬古照長夜以大學傳曾子孟軻氏
獨得其傳所傳者何天命之謂性也不明乎善不誠
乎身也是以一生言性善言仁義言人皆可以爲堯
舜倦倦行道無一息不在民生排異端闢邪說發知
言養氣之奧雪古人不白之誣日與其徒反覆詰難
歷歷昭晰若鴻鐘之在懸大扣之則大應小扣之則

小應初不費思索不事考証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自
非天理精純之極何以有此雄辨快論哉或問程子
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
然學已到至處我則曰孟子聖人也自孟子沒而知
孟子者莫如唐韓昌黎昌黎謂求觀聖人之道必自
孟子始又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不信哉其自序
去聖未遠居聖最近蓋將自負於顏曾思見知之列
而以聞而知之望天下人衍仁義之旨於無窮而後
世之學者猶曰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三

受於人前無轍跡可循後無典要可據見無所見聞
無所聞故曰無有乎爾舉聖賢傳心要典入於異教
而不自知也哀哉奈何不反而求其放心也

周濂溪

按濂溪先生聞而知之之大賢也朱文公張南軒諸
先生論之詳矣予復何言惟願學者觀太極圖以學
易觀通書以體中庸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尋孔顏所樂何事希聖希賢聞風興起伊洛淵源接
踵非遠矣

程明道

按明道天資清淑近於顏子自其幼年受學於周茂叔尋仲尼顏子樂處蓋直示以心得之妙而言誠言仁亦多得之太極通書之論其爲學也以主敬窮理爲本而以聖人爲必可至其事君也以正心窒欲爲先而置功利于不言其居官也以救世濟民爲急而華廡不足移其志其處友也以虛懷忠告爲期而偏拘亦皆服其誠崇尚六經力闢佛老此伊川所以稱其精金良玉寬而有別和而不流接物春風入人時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三

兩胸懷洞然徹視無間也一生雖未及著有成書然遺書所載之嘉言迄今皆可述而誌也惟善惡皆天理善固性惡亦不可謂之非性二語以氣質之性言之故與孟子之言微有異而不須防檢不事窮探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爲中人以上而言非概論也朱子謂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或者以此耶主靜之說亦本於周子其後如龜山豫章延平一派皆於靜中觀喜怒未發氣象蓋將以求其所謂中者而立本豈禪客頑空之謂哉學者於遺書及伊洛

淵源錄詳考先生之言行不能不生高山仰止之思也

程伊川

按伊川先生自其年十八時卽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其志可謂銳矣而顏子所好何學論直衍濂溪之解深明不遠之復且以聖人爲可學而至致知力行自明而誠何其穎悟而約之於中正如其蚤也其後力學處古涵養淵粹經筵敷陳有古伊訓說命之風焉乃與眉山以戲謔之言遂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三九

有蜀洛之分非先生意也紹聖削籍流竄涪州易與春秋二傳發明聖學爲多而涵養須用敬入道莫如敬有功於後學最切若乃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楊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等說發揮性善之旨足以正諸儒之舛誠如王巖叟所謂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也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而已豈不然哉故吾嘗謂伊川見地高明知性識仁與明道無容軒輊而其析義至精著論至確其所言之規矩準

繩足以爲後儒持循而漸躋於聖賢之域著書立教
伊川之功大矣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
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
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
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道極高嗚呼此
鄒志完之所心服也然則伯淳優於正叔固未可爲
定論與

張橫渠

按自臯陶以五典五禮言治而禮遂爲奉天治人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三十

統紀聖人云克己復禮爲仁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
卽仁也三代而後學者汨沒於詞章功利之習虛無
寂滅之說鮮知以禮爲教而橫渠獨教人以知禮成
性變化氣質之道豈非聖門教人之遺法與其爲治
也意在於訓誡子弟養老事長敦本善俗以復仁讓
之俗井田之法雖未必可行於時而其復三代之言
則根本之論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其道鬼神最爲
親切性於人無不善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
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是卽

孟子君子不謂性也之說而非以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並峙而爲二也人生祗此天命之性耳因氣質之清濁習染不同其智愚漸以異非天地之性有異也奈之何後之學者反以氣質借口而疑人性之或有不善哉孜孜矻矻講求先王之遺禮欲稍稍見之於施行而卒沮尼於流俗此固世俗之常情無足怪也西銘一書明理一而分殊直証仁體其後學無所傳良由後生耽於放蕩自恣而樂於無忌憚乃上蔡反謂橫渠以禮教人之失也不惟不知禮並不知仁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朱晦菴

按聖人之學求仁而已復性而已是以論語一書處處教人以恭敬無失之道蓋恐人以一念之放逸而失其本心之天理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蓋欲人於一念之發現而克其本心之體用然而天下之事理無窮時勢多變自非考究詳明無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爲處事應物之準此博文約禮所以相須爲功而刪詩書正禮

樂聖人自述爲好古敏以求之而孟子七篇上下千古權衡不爽殆非空疎無據之學也况自兩漢以來一亂於老莊再亂於釋氏而詞人之詩賦俗學之口耳總無與於斯道之正傳周程張諸子出而道之大端已彰明較著矣至紫陽乃爲之正其端緒明其統紀使學者確有塗轍之可遵趨向之不訛不然三家之學散失淪落未必不爲後人覆瓿之具也或謂朱子之學流於訓詁卽其自言亦曰竊好章句之習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尋流逐末之弊推類

以求衆病非一又曰邇來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似自悔其著作之多者要之此不過卑以自牧接引後學之虛懷而非有慕於不立文字不假修爲之說也故其言曰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夫性與天道爲中人以上言之也文行忠信則徹上徹下盡人可爲之學也假令學可以頓悟而遂已則聖人又何必信而好古何必筆則筆削則削而韋編之絕哉若晦菴之學可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而仁在其中者也明之

袁黃將集註改爲刪正肆其譏評甚且謂朱子自十八歲登進士第學問之時原少多見其不知量也

許魯齋

按三代以前之學術其詳雖不可得而聞然見於詩書所記大抵敬天愛民謹身治心爲多至孔門授受乃舉而歸之於仁善乎程子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夫旣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一念之失理非仁也一事之失理非仁也陰陽寒燠之失理非仁也一民一物之失理非仁也故君子自有志於學以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三

後卽誦習夫詩書六藝之文而講求夫修己治人之方豈以自爲而已哉將使天下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也韓子曰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夫聖賢以衆人爲身則其痲痺之情念之不得不切救之不得不急矣魯齋當干戈雲擾之際而獨留心正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及遭逢主知恩禮加隆直言無隱而以王道爲必可行教化有方而以人才爲必可培奉綱常爲治世之本尊經學爲訓迪之實儀象圭表罔不洞徹

刀筆筐篋咸慕流風去就從容尤得仕止久速之家
法焉此河津薛敬軒所爲誠實仰慕而歎其大也先
生之學純先生之德高先生之識通先生之局弘若
先生者可謂之仁人矣

薛敬軒

按士君子之學術固以深明大本爲主出處進退辭
受取予之際尤爲立身之大防楊雄之學微有所窺
矣而劇秦美新失身於王莽荀彧之才足以濟變矣
而饋食飲藥殞命於曹操卽以龜山之被薦於蔡京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三

吳與弼之於石亨稱門下士君子尚不能無議焉而
或者曰爲之兆援而止之而止我將以學孔子與柳
下惠也夫孟子之不學而學孔子柳下惠豈易言哉
文清公當王振擅權之時卓然自立不肯比附奸邪
傾陷已入彀中而漠然不以動其心講易不輟飄然
田野可謂守死善道之君子也迨德業日邵譽望日
重居贊襄之地又以曹石用事引疾致仕其出處進
退之間光明潔白矚然不滓矣所著讀書錄及續讀
書錄教人存誠主敬復性爲主初無甚異於先儒之

所言而沉潛邃密造詣篤實蓋由其時教化尚淳邪
說未起故無庸披髮纓冠焦舌敝吻而與之爭也其
天姿之淑厚學問之純正殆近于程伯淳而鄭室甫
謂其黃幹輔廣之徒未知可伯仲否蓋不足以盡薛
子故繼魯齋以上續朱子聞知之傳者必歸之文清
公無疑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二十

三

子姑繼魯齋以王齋朱子聞味之軒者必謂之文清
隨其黃幹輔廣之徒未知可伯仲否蓋不足以盡薛
天姿之淑厚學問之純正殆近于程伯淳而鄭室甫
謂其黃幹輔廣之徒未知可伯仲否蓋不足以盡薛
子故繼魯齋以上續朱子聞知之傳者必歸之文清
公無疑也

